

孤軍

第二卷
第四期

孤軍第二卷第四期要目

不合作運動之我見 佛海

三、英兵侵入西康了 雲光
四、評甘地的不合作主義 壽康

經濟政策討論

甘地入獄始末 希農

一、時機尚早之社會革命計劃

通信：法律問題

知評

通信：政治問題

二、討論中國改造一封書 顧鈞
一、嗚呼五九 羅頌
二、總發債票案的大失敗 元感
三、香江原草 昌

通信：經濟問題
通信：經濟問題
通信：經濟問題

力山 力山 力山
智琦 力山 力山

民國十三年五月

答孫倬章君書

曾琦

倬章兄鑒：惠書所以自表白者，甚善甚善！兄能矢志不爲軍閥利用，固弟所馨香禱祝以求者。第十年以來，留學東西，嘗竊怪先後歸國之留學生，數以萬計，雖所學有精粗深淺之不同，然皆略具世界之眼光，各有新穎之頭腦，何以不能團結一致，自成一種強大之新勢力，以推倒軍閥官僚，轉從而奔走軍閥官僚之門，爲之推波助瀾，以陷國家于今日危亡之境。弟竊不自量，嘗欲挽此狂瀾，恆以二義聒於同學，其（一）凡留學生之具有改革志願者，應團結一致，造成一堅固之新團體，以與舊勢力作戰，務期政權完全落于新派之手，以實行大規模之改造；其（二）在舊勢力方盛，新勢力未成以前，吾人應堅持不協作主義，絕對勿爲軍閥官僚効力，以免亂新派之旗幟，而失國人之同情。此二義者，弟自信并非高調，爲求改革之有效，不能不出於此途。不幸而解人難得，聽者藐藐，間有一二入世未深之青年，聞吾說而表同情，及其畢業歸國，投身社會，以舊勢力之炙手可熱，而新勢力之一時難成，則又不耐清寒，羣趨於政界之一途，朝叩富兒門，暮隨肥馬塵，所有留學時代之理想，概拋諸大西洋外，一心歸命於舊派，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矣。方其加入政界之際，未嘗不曰：吾將委曲以求建樹也，吾將導舊派以歸於正也，及其薰染既久，駸與同化，所謂委曲求全者，亦第

能全軀保妻子而已，安有所謂建樹哉？此弟之所以深爲嘆息，對於吾兄之歸國，亦再三致其忠告者也。兄責弟相知不深，此則弟何敢辭？古人有言，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未易，弟誠不深知兄，兄亦未必深知弟。昔孔子嘗謂：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以宣尼之聖，而猶必欲聽言觀行，則吾輩又何必輕於信任，互相標榜哉？兄苟以弟爲可交，則吾兩人正宜互相監督，若左文襄之輓曾文正，所謂攻金以礪，錯玉以石，相期無負平生，可矣。世俗抑揚之詞，似非賢者所宜道也。來書又欲與弟討論政見，弟於政治上之意見，頗有一貫之主張，惟目前則尚不願輕於發表，蓋以當前之障礙不去，一切之理想皆空，所謂當前之最大障礙，自是禍國殃民之軍閥。今人咸知推倒軍閥之必要，然苟新派之主張不能一致，旗幟不能鮮明，壁壘不能森嚴，方法不能扼要，運動不能普遍，則弟敢斷言軍閥一萬年不能倒，其壽命且將與國家同其修短，此則昭然而無疑者也。夫吾人既認清敵人之勢力，自不能不妥善籌作戰之方略，弟是以審度情勢，而有一「四大運動」之主張。所謂四大運動者，第一爲輿論運動，藉筆舌之力以從事於宣傳，用報紙文字，露天講演，幻燈講演，散布小冊子，種種方法，宣傳於農工商學各界，務期造成全國一致之輿論，如清末之排滿然，不假思索而表贊成。一旦革命爆發，可使羣衆赴湯蹈火而不辭，同時并適用此法於北方

軍界使其下級軍官與軍士皆了然於對內戰爭之非而不爲軍閥所利用，或且倒戈以順民意，此皆從事宣傳者應有之職責而亦當然易生效力者也。第二爲羣衆運動。此種運動之作用在於訓練羣衆，使其漸次發生國民意識與革命思想，因以釀成大規模之革命。例如清末湖南之米風潮，浙江之鐵路風潮，四川之鐵路風潮，皆爲釀成革命之羣衆運動。蓋革命猶淋漓之大雨，而羣衆運動則爲雨前之巨風。吾人欲求大雨之下降，亦惟有煽其風雨使之揚耳。世有厭惡羣衆運動之無結果，遂忽視而不過問者，是皆不知革命之方略者也。第三爲暗殺運動。在革命軍未起以前，暗殺運動實爲必要。例如清末徐錫麟之刺恩銘，溫生才之刺孚琦，其所刺之人物皆清室之奴才，非有何等本領，而以其所居之地位重要，竟使天下爲之震驚，滿人喪胆，志士快心，革命風潮由是愈烈，至最後彭家珍之刺良弼，尤爲民國之催生符，吾人叩諸良心，能謂諸先烈之無所造於民國乎？故弟自身雖不能爲暗殺運動，決不敢否認暗殺之價值也。第四爲革命運動。上述三種運動，若果有一貫之宗旨，本皆可稱爲革命運動，惟羣衆運動有時并不含革命性質。例如北京學生之屢次請願，不可謂非羣衆運動而不能謂之革命運動。故茲所謂革命運動，乃指革命軍之崛起而言。換言之，即軍事運動是也。此種革命軍之組織，宜以地方民團爲基本，而以倒戈相向之軍隊爲輔助，必

待各方面布置就緒，輿論有來蘇之望，內部無渙散之虞，然後始可起而作戰。蓋與舊革命黨之忽視民衆，而但號召烏合以孤守一隅者，全然異其趣也。弟自信此四大運動，實爲今日救國之不二法門，然亦必須有若干忠勇之同志，絞腦漿以謀之，拚軀血以圖之，各方面同時進行，然後始有成功之望。默察今日之青年，恐猶不足以語此，蓋或則迷於肉慾而專講戀愛，或則眩於理想而不顧實際，其爲之領袖者，又復舉棋不定，鎗法大亂。今日導之以專談文化，明日導之以共論政治，今日引之以信仰共產，明日引之以民主革命，徒使青年思想混亂，派別紛歧，優秀分子不能團結，黑暗勢力愈益伸張。此弟所爲深憂竊嘆者也。兄之議論雖較平允，然猶一方面勸商人出而干政，一方面高談社會主義，以此而求多數之同情，期全民之革命，幾何其不使紳商階級望而却步，轉以延長軍閥之壽命哉？兄果有真心爲國，似宜放下一切空想，易以旅法同人所共決定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之宗旨，專心於全民政治運動。如是則弟亦將與兄一致，內外相應以圖救國。兄倘能捨己以從乎？若必欲固執己見，則亦無所爭論，但請嚴守昔賢不相菲薄不相師之義，勿效文人之相輕，彼此各行其是可也。弟生平主張雖極強硬，然對於他人主張之自成系統，而無矛盾且能勇於實行者，弟皆尊重其價值，絕無輕侮之念。特其價值之大小輕重，非今日所能論定耳。（下略）弟曾琦

5

作

架

再
評

三月十日泐於巴黎。